

和我们一样  
脆弱的普通人

□万晓



读妮妮的新书《重新出发》，读和我们一样脆弱的普通人故事，被深深触动。

妮妮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也是我们这座城市一位知名的早慧女作家。20世纪90年代，在人人争读报纸副刊的年代，重庆的读者，不可能没有读到过她的文章。那时，她才20岁出头，还在成长期，年轻而敏感，对社会和人生有着高于普通人的观察和思考，也像普通年轻女孩一样向往一段彼此滋养的爱情。后来，她遇到了，还有许多暖心细节和读者分享。

我们是作为编辑和作者熟悉起来又变成好朋友的，这个关系里她是编辑，我是作者，可能友情也能彼此滋养，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勤奋的几年。而这个阶段，她的侧重点已不在副刊散文写作，她开始了小说创作，以及学习心理学，致力于更深入探索人类自身迷惑行思，同时在她任职的报社，她经营着一个在重庆有口皆碑的栏目：妮妮道来。这是和读者互相成就的一个栏目，读者告诉她日常生活的各种困扰，她负责倾听、记录和解析，有时提出一些解决思路或者方案。

我们担心这个工作中接触到的各种人和事，会不会给她的人生造成困扰，毕竟，长久凝视深渊，难免自身也变得黑暗。她倒不以为意，表示“会有需要消除的负能量”，但是更多的是拓宽了自己的生活和思维，自己的人生更宽广和丰富了。

这本《重新出发》，是20年来陆陆续续受一些故事的启发，又经过自己人生阅历和文学品味的构思打磨，创作出来的一系列作品。妮妮写小说的语言，比平时朋友们眼里温和、认真、比较老成的印象不同，那个讲述者似乎年轻活泼了许多，俏皮、幽默甚至偶尔刻薄。

故事和故事并不相像，却相通。残破的家庭结构、错位的人物关系、所托非人、爱而不得、情深不寿……总是充满了遗憾和缺失，伤心和挫败，但是从来没有放弃。作为一个历经世事的中年人，阅读过程中，时不时掩卷凝思，并不会觉得每一个主人公的际遇似曾相识，但是，他们的得失进退之间的犹疑和疲惫，是感同身受的。

作为老朋友，我看得出来作为故事创作者的妮妮，她自己的心灵成长和情感价值认同的变化。早期的故事，总是一个单纯傻姑娘，一个强势能干单身妈妈，一段轰轰烈烈但是短暂的无结果爱情，温柔深情的爱人最后幻化成一个个遥远的背影。后期的故事里，慢慢地，傻姑娘多少看清世事如棋，不一定每一个命运都有可靠答案，不是每一个问号都对应了一个确凿的答案，不再苦苦追寻，而是接受际遇，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部分，人生并不是不进则退，而是进退自如。

现在看起来，妮妮这些年真是做了一件有意思的工作。作为别人迷惑破碎生活的旁观者、倾听者，为了解惑，她自己加入了思考和学习，为了纾解那些思维和情绪困境，她开始了小说写作。在工作中倾听、观察，在学习中提升眼界和思想能力，在写作中成长和救赎，一环扣一环，帮助了别人，也成就了自己。

我喜欢这些故事，连书名都是喜欢的。重新出发，我们也处在一个新的人生和社会生活节点，也是应该做好心理建设再出发了。人生如逆旅，一次又一次，我们重新出发。

江津也有个小什字  
当地百姓心中的“解放碑”

□施迎合

重庆解放碑附近有个小什字，重庆人无人不晓。在古码头江津，亦有一个小什字，却很少有人知晓。闲时与朋友谈起，听者无不惊讶：啥子？江津也有个小什字呀……是的，江津有个小什字。从江津自南齐永明五年（公元487年）建县，后县址移至今几江镇，小什字向为江津老城繁华的商业中心，被当地百姓称为江津的“解放碑”。

## 小什字的钟——不摆了

“小什字的钟——不摆了。”这句重庆人熟悉的谚语，在江津的小什字也有类似的故事。这句谚语何以形成？自然得从“钟”说起。据上了岁数的江津老人讲：民国时期的江津县（今江津区，下同）城只有一条正街，仅限于从通泰门起到小什字左侧至衙门口止，街道狭窄，房屋破旧。1928年，四川军阀混战，刘文辉部师长张清平驻防江津，大力推行街道改造，把正街翻修成洋马路，两边商铺一律退后5米，建成西式铺面。经过这次改造，城内正街不仅可通黄包车、自行车，还可通吉普车、小轿车，使那时的江津城颇有几分繁华都市洋场的气派。为了规范、维持秩序，小什字中心地带还建起了一座指挥交通的岗亭，岗亭上设置了时钟，让来往市民随时都能知晓时间。但此说法无从查考，只留存在江津古城的记忆里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江津老城中心真的有了一座“钟”。这座钟高高挂在小什字商业中心一楼房的顶楼，成了江津城市的标志。这座钟也有一段经历：此楼原为江津县食品公司大楼，楼高八层，为当时江津最为现代的大楼。楼顶的大钟由重庆钟表公司专门定制，长宽直径均为2米左右，一经亮相就成了江津老城中心的一道亮丽风景。那时，很多市民尚无手表，每天钟楼上那“当当当……”的报时声，准时提醒着人们闻声晨起暮睡。然而，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，食品公司渐渐陷入困境，已无力承担此钟的日常维护，在响了一阵后就经常“停摆”，不响也不动，成了摆设，于是便有人笑谈“小什字的钟——不摆了”，此言传遍了江津城，遂成了江津民谣中的经典。后来，重庆金桥集团出资买下这座大楼，出资维修管理，才使停摆的钟声重新响了起来。

## 难以忘怀的旧时光

身处江津老城核心地段的小什字，不仅在百姓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周边那些“老字号”“老商铺”里蕴含的民间故事，亦如窖藏的江津白干酒一样历久弥香，活在百姓心底，成为抹不掉的记忆。

旧时的江津大街小巷，时有“炒米糖开水……”的叫卖声，撩起孩童们的食欲，捧着挑夫的担子追逐，而这炒米糖却与小什字路口的“太和斋”和陈氏两兄弟密切相关，江津名产油酥米花糖即为其招牌产品。陈汉卿、陈丽泉，江津长冲乡人。陈汉卿在家排行老二，人称“陈二爷”，陈丽泉是陈汉卿的嫡亲胞弟。陈氏家贫，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陈氏兄弟到县城谋生，经过数年勤俭打拼，于

1917年创建了“太和斋”京果糖食杂铺，专营米花糖。兄弟俩经过反复试验，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工艺，于1924年制成油酥米花糖。随后，陈氏兄弟又进一步改进，他们精心制作的米花糖，以洁白晶亮、酥脆化渣、香甜爽口、营养丰富等特色迅速占领市场，遂成江津一大名产……1956年，陈丽泉以“太和斋”全部资产入股公私合营江津糖果店。1960年，糖业公司将“太和斋”工人调入江津糖果厂，对油酥米花糖生产工艺进一步改进，次年，经工商局注册定商标为“玫瑰牌”。1978年，江津国营“太和斋”糖杂副食经营部投资14万元，在小什字私营“太和斋”原址修建五楼一底砖混结构营业大楼，次年恢复国营“太和斋”店名，慕名前来购买米花糖的顾客络绎不绝。21世纪初期，江津城市改造中“太和斋”被拆除，员工亦被分散安置，代之而起的是更为现代气派的“重庆百货大楼江津店”。“太和斋”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。

小什字亦是美食之地，除有20世纪著名的江津饭店外，一家名为“清真食堂”的老店亦相当有名。该店由抗战时期来津避难的回民周开运开设，门楣上悬挂黑漆烫金字牌。所用牛羊肉全由阿訇法玉恩和回民屠商郭永清、刘文彬、吴树荣等供给。经营至1948年停业。1954年，法玉恩夫妇在政府支持下，在原址重开“清真食堂”，横挂回文汉文牌匾。“清真食堂”为江津唯一回民餐馆，政府对其所需牛羊原料尽量设法供应，店内烹饪的食品极具回民风味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由于城市改造，“清真食堂”也随之烟消于尘世中。

小什字不只有闻名于世的商号商铺，还暗藏着一个红色故事。1948年下半年，为配合解放，中共川东临委根据对敌斗争形势，决定将临委财经小组转移到江津，由谢长琮（化名谢石均）任组长，熊伯涛、李洁之（化名李雪波）等同志为成员。通过谢石均的亲戚关系，由当时在县田赋管理处任职的阮曙曦出面，在县城新街子开设裕民商店，财经小组在川东临委直接领导下，以商店为掩护，从事党的工作。通过经营杂货、花纱，给园艺站代售果品等商业活动，为党筹集活动经费，同时作为川东临委领导人的一个联络点，当时川东临委领导人邓兆明、肖泽宽等同志都到此开展革命活动，为重庆的解放写下了重要的一笔。小什字，作为江津老城繁华商业中心的所在，每一座商铺楼宇、每一块瓦当地砖、每一面字号旗幡都沉淀着地道的旧时风味，那些在喧嚣市声中流逝的过往，悄然注视着这座巴渝古城的幸福重生……

## 市民向往的“解放碑”

一座城有一座城的灵魂与标志。把小什字称之为江津的“解放碑”，当不为过。

民国时期，小什字就是县城核心之地。它北接通泰门，可由此下码头、渡江过河、摆舟放筏走南闯北；南可经老米市街，过南门、经武城、翻鼎山进入江津南部腹地心地带；东可经大什字、板桥街、衙门口入东门、走仁沱、珞璜、下渝州；西可由新街子、出小西门、大西门、上泸州、川南……新中国成立后，小什字更以江津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而备受瞩目。其周边，除聚集了关系国计民生、吃、穿、用的大小商铺外，当时号称江津国营商业“八大公司”的百货、五金、食品、糖酒、煤建、蔬菜六大公司就安营扎寨于此；还有供销社的土产、日杂公司，以及财政局、税务局、银行、商业局、粮站等，它们让小什字熠熠生辉，成为江津市民向往的“解放碑”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小什字在旧城改造中演变为更为时尚大气的“时代广场”。楼高18层的重庆百货江津店矗立在广场中心，吸引着江津城男女老少的目光；重庆金店、周大生珠宝、香港珠宝等金店霓虹闪烁，彰显着江津的富贵与富足；电脑城、手机店、名仕城、商业街……移步换景，徜徉其中，尽是现代化江津的新模样、新生活。

(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江津米花糖

